四庫全書

子部

八面鋒卷十

宋 陳傅良 撰

汎取者乃精取之法

取士 擇將

汎取者專取之法輕任者重任之法吾之所謂汎取者非無所決擇也始而求之致其廣終而拔之致其精是吾之汎取也汎取於方取之初而專取於既取之後也

吾之所謂輕任者非有所慢易也始而進之致其畧然後委之致其詳是吾之輕任者輕任於始任之初而重任於必可用之後也此豈吾之臆説哉葢駿骨既市驥足焉往九九獲用奇謀踵至此固世所共知也是故論諫者賞則天下不患無比干盧墓者旌則天下不患無曾子恬退者進則天下不患無嚴光清儉者擢則天下不患無伯夷明法者升則任廷尉者不患無于定國張釋之愛民者遷則居郡守者不患無龔遂黄霸夫然後

賞之旌之擢之升之進之遷之吾恐天下無復有是人也何者盛名之下人不敢居故也漢高明此說以取人故其得信越平勃也不在於得信越平勃之日而在於販繒屠狗雜進之時孝武明此說以取人故其得桑孔衛霍也不在於得桑孔衛霍之時而在於賈豎奴虜並用之日汎取輕任豈不足以致天下之忠勇賢智哉求金於沙則揀於沙斂之而無擇夫其始之所以斂之者非不欲擇之也勢不可也龔遂黄霸下疑有闕文

法令不信則吏民惑

商君之治秦所以令行禁止者惟其信爾徙木細事也必賜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無有不賞棄灰微譴也必寘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無有不罰商君賞罰未必當於理而卒以强秦者在是也唐太宗詔蠲逋負官物而負秦府官物者督責如故詔免關中租調二年已而勑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故失信者數魏徵得以為言德宗令兩稅之外悉無他徭後非稅而追求者殆

過於稅詔所在和糴粟麥於道次後遣至京西行營動數百里故詔令不信趙光奇得以為言嗚呼誠信國之大綱也徇目前之小利而傷國家之大綱無乃謀之不遠乎治平之政棟刺義勇當時詔諭永不戍邊未幾或以代還東軍或以抵換弓手東南買絹當時著令一用見錢未幾買絹又為之折鹽

下之慢令生於自慢

信賞　必罰　吏慢　奔競　聚斂

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逆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之也發而悔悔而反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反者至將欲從其發者乎從其反者乎指千蹊萬徑以導人而責其皆諳焉不可也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羣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而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

聽王命至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頹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諭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恩詰之而不威此四者何為其然也蓋嘗求之成王以剪桐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剪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夫不以幼而忽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而欺天下哉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者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召諸侯而悞之後能終無警

乎後而警警而非悞則孰不以有警爲非警非誤爲真誤歟一令之自慢乃至於殺其身以亡其國慢令之禍一至於此哉

朝廷嘗罷添差矣未幾而添差如故嘗罷不釐務矣未幾而不釐務如故則何以使人之不奔競乎甲葉箭羽筋角之數名曰用保省錢而錢未嘗給和糴青苗百萬之輸名曰不許抑配而緡降不能半直則何以使人之不聚斂乎

守法度所以繫民心

修國史　遵祖宗　編聖政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改造不應古誼者十常八九其來法度畧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禍廢而不用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郊之民始見司隷僚屬歡喜踴躍父老至於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新室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祖宗社稷葢二百餘年唐之軍法葢自

太宗府衛之立無復古制中間又變者屢矣郭子儀稀祿山之亂率騎五百赴行在時衆單寡軍容缺然及尚父入京城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唐之軍容卒能殄滅醜虜再造王室夫漢之官儀唐之軍容此所屬抑末矣而當時之遺民見於國勢搶攘之際而其感激眷慕如此其極也況以聖祖神宗所垂之訓按而行之今日之民當何如耶是故國家之典章法度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係其心自非不得已者

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向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姦人撼之則人心揺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世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閲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哉

昔者蕭何削秦之法以為九章天下便其簡當謂之畫一之法守之以曹叅之清淨鎮之以孝文之玄默無增

無損也孝武親崇㨗給之士講武改制侈以生事相高張湯杜周因得舞其智巧敢為紛更而無憚其言曰三尺律令安出哉前王取是著為律後王取是疏為令宜世是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畫一者葢岐中又有岐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數陳國家便宜故事以為古今異制當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畫一以來承襲之舊而武帝之所紛更者也以一漢世而有所謂高帝之法焉有所謂武帝之法焉為

吏與民奚從乎相之專行漢家故事也所以懲武遵高定法制而緊民心也

立事不必執事之名

屯田　鄉兵　郊賞　任子　省官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甚弊之俗不懲不可也苟懲也不執不可也然則曷敗之天下之事其動有機夫機者發於至密而藏於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於此

使過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衆多之口難制欲者不止而議者無窮則吾心不得不徇吾説不得不摇事垂立而徇且揺者繼之則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漢之患諸侯之强也賈誼欲削之鼂錯又欲削之二子發其謀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恃必削之説以與之相抗於必争之中且以事未發而迹已暴於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則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無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

不得不弱之勢嗚呼機之所動乃在於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濟者也愚觀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則羣起而議之不勝則極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極力而捍之捍而不勝則終舉而縱之若然者是未得其機之說也郊賞之汰也任子之濫也庻官之冗且蠧也當世之君子未嘗不悒悒於此然其說大抵皆曰必去是否則必省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順則吾之說不直矣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

破君子思其事機之發不在於灼灼明辯之日亦不在於斷斷乖違之際郊賞不必廢省乎郊以遷其賞如蘇文忠公之云是機也任子不必廢嚴乎銓以難其任如近日之議是機也夫三者之實不廢而吾之說獨行於其間人不得而議我不得而絛若是者可以立乎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彷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懦沮喪而不敢議始乎

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終乎寑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尤紛紛者鄉兵屯田之議也是鄉兵屯田之事其實甚少而其名甚大者執鄉兵屯田之名大也鄉兵之名不去終不可以行鄉兵屯田之名不去終不可以舉屯田為今之計莫若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强者禮而厚之時有以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則邊地之兵皆樂於戰而鄉兵

之實自見矣治兩淮之漕臣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為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沒入者舉而一之為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又詔於内地諸路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於淮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税之額盡鬻内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内地之餉漸可減省而屯田之實自

見矣藉鄉兵屯田之名以享鄉兵屯田之實不在此耶蘇文忠公有言智者所圖貴於無跡事已立而跡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於書生徇名而過高而公卿大夫徇利而過卑徇名而過高則必將措於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慊徇利而過卑則苟無病於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畧之而不暇計是故書

生之論患在於責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於
論治之已早果不知何時而定也昔者漢文帝時干戈
戢息刑措不用帑廩之間貫朽粟陳而家給人足周於
天下蓋三代以還治之至盛者也而賈誼乃曰安且治
者非愚則諛於是有流涕痛哭之說有厝火積薪之說
凛凛乎若危亡之憂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時藩鎮
方命於外閹寺撓權於内王威不行皇綱日隳駸駸乎
趨於大壞極亂之域而牛僧孺乃曰太平無象今四夷

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其言似以文宗為旣治又何耶賈生之論過高而責治為已詳牛僧孺之論過卑而失之於可為而不敢也

八面鋒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八面鋒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八面鋒卷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擇相 擇將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於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帝定天下為吾勍敵者已

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於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為太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於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海内得離戰伐之苦天下乂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之景帝顧命之際惓惓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幕北遠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援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責以伊周之業三君之用人才當宴安無事之時兼収並蓄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固已森然在列矣何倉卒

之憂乎夫周勃陳平亞夫霍光輩平居衆人固不能知其必能成功也而英雄之君獨能收之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七國之變而亞夫出主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陰察黙窺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變之生乃彷徨四顧遽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狽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責成功乎明皇開元之初一何人才之多及治功已成意得志滿謂宴安為可保謂倉卒為不足虞人才之在天下一皆因循不復省察胡雛之亂鋭兵

長驅已陷東京而方皇皇於擇將乃聽張洎之言遂擢李巨罪亡之餘一日授以三節度而見輕於楊國忠有口打賊之譏又召封常清入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甚則大言以觧之曰計日可取及師師出戰一敗塗地潼關失守兩京遂危此皆明皇不能求人才於宴安之時而急急於倉卒之過也

鄭之垂亡也君臣相顧縮手無策幸而得一人焉其言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夫向不早用而今以急

求猶有一人可求也故賴以濟之如其無可求豈不殆哉元城云人主之職主於用人茍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使皆為我用則其運用天下有餘裕矣兒寛為廷尉卒史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牧爾及為擬奏張湯始奇之上問誰為之者湯曰兒寛上曰吾故聞之久矣又蕭望之為治禮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之名曰此東海蕭生也耶且寛身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云久聞其名則武帝

之聰明過群臣遠矣且宣帝少年在民間闘雞走馬日遊三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神宗朝有監司登對者上問陸賈而對以不知它日擇人按察上曰向不知陸賈者為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

用人要當自有所見

任子　進士　人望　薦引　家世　功業

雜流

用人之道非一端也汎觀前代或以家世或以人望或

以薦引或以功業然其得失常相半焉格于皇天之後
而有格于上帝之臣大駐漢中之餘而有長驅成都之
禍不好文學或成安邊之功或讀父書乃有殺身之辱
無非家世也起慰蒼生而王室遂安倚以成功而車戰
輒敗單騎見虜而罷回紇之兵決勝千里而困赤眉之
戰無非人望也以能謀之國器而得善斷之王佐以知
幾之君子而昧於多材之奸人築壇之拜本以追亡街
亭之衄痛以自貶無非薦引也佐帝之功基於治齊為

相之聲譽減於治郡㧞趙定燕者卒能施名於後世料敵合變者不能救患於應侯無非功業也是四者雖不足以盡取人之道而其大要實在於此然古人以是而得之矣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家世人望之說不必廢吾於薦引功業之中果賢者而用之足矣所貴乎聖人者以其一心之明識自有所見而不惑於其迹耳古道不振人主平日心術雜為他物汨亂是非聾其聽真偽昏其視賢否在前懵若無

別一旦思所以擢用人才以起天下之治則或者進家
世人望之説而又有人焉從而沮之大抵進者一沮者
一擾擾焉於數者之説而無所適從嗚呼孰知夫吾之
一心乃所以為用人之大本歟
觀茅容之避雨者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
非泰之觀異於衆人也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過冀
缺之耕饁者有未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者非
季之見異於衆人也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

使人速得為善之利

昔柳宗元作吏商世儒皆深排而力詆之以愚觀之宗元之說責之以吾儒分內之事誠不逃議論之域也若上之人施之以救末流之弊豈不猶愈於嚴刑峻法之禁乎世儒未可以輕議宗元也且天下之中人所以勉於為善者以其知有為善之利也聖人之為天下所以上自公卿而下至匹夫一有小善不終朝而賞隨之亦欲使人速得為善之利也夫使天下之中人勉強於為

善而無所邀持歆羡於其間吾恐其為之之志未有久而不輟者夫惟善方形於此利已得於彼其善愈博其利愈大則天下之凡至於得者皆將鼓舞奔走日夜惟善之歸矣何者均是利也而此以美名得之彼以不美名得之彼之所得者小而此之所得者大人豈有不棄惡而趨美辭小而就大者哉故曰宗元之說未可以輕議也但不可自吾儒言之若操賞罰以制天下者則誠不可不知此言也世儒於此又曰為善不可使人有利

心嗟夫善固不可以利心而為之也然與其嚴罰峻刑制之而終不知為善孰若以利心誘之而使之樂於為善邪敢於刑人罰人不敢於誘人愚不知其說也今天下所患患無廉士也然而貪者嘗有罰而廉者未嘗有賞也故作天下之廉而不以其賞而勸誘之彼貪者無所慕而為廉也矣

不可以成敗論人物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而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為而

不逹不及施與既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為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為百姓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困絶若遷者可謂不以成敗論廣也諸葛孔明偃卧隆中一見先主便及天下大計然終身奔走僅成鼎足之功而不能興先漢之業其視蕭相國之佐高祖誠有間矣而陳壽以為管蕭之亞匹若壽者亦可謂不以成敗論孔明也盖

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君子之論豈可以是而定其賢不肖耶大夏生植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雨大木百圍偃仆而死秋水時至溝畎無一瀎之功而歳旱淵竭九河不足活魚鼈物之係其遭如此唯人亦然

民心以先入者為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為主先入者既固則後之繼至者舉無足以揺之矣蓋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

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惡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静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於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其民而結其信心則天下於此占其終後雖有善焉亦不復以善期之也昔者嘗怪齊宣王之易牛與成湯之祝網本無以異也然一以為好生一以為貪得葢湯之民其信心先入而宣王之民則疑者為主也疑心勝則設施無是矣自古及今以疑

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鐵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墻壞失財則鄰人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非真是也哉故人君有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於民也於此時而著而喜怒之入於民也於斯時而堅故於斯民無惑心之初常謹其所發以一日之為而結民終身不移之信故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忻忻乎有喜何則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

漢王項羽相與軍廣武之間而漢王數羽十罪以負入

關之約居其一議者謂羽義信不立於天下是以雖有百戰百勝之氣而不救於敗故也然鴻溝之割羽解而東歸良平一諫輒背其約而不顧立圍羽於垓下然則漢王之信義安在耶以愚觀之漢王之信固有以先入於民而項王之所以入民者則無非慓悍禍賊之是先也事不足撓為不足憂

寃民　姦吏

昔扁鵲之見威侯知病在腠理醫和之見秦伯知病在

膏肓夫在腠理則可治在膏肓則無及矣然方其病在腠理也人雖告之恬然不以為意者彼固以為不足憂也不知腠理之不足憂乃為他日膏肓之大可憂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此昔者陳侯以宋衛之治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鄭為何能為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是不足憂者之誤陳也秦人以匈奴為強而備之以百姓為弱而輕之遂虐用其民而草芥其生及一敗塗地不在於所備

之匈奴而在於所輕之百姓是不足憂者之又誤秦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視以為不足憂視以為不足憂者皆他日之所不可支者也今天下有大患四是也然兵財之患上之人焦心而勞思下之人進計而獻議日夜惟兵財之憂至於冗民姦吏則漫不之省此愚深所未喻也意者以吏民之弱為不足憂也嗚呼腹心之隱疾烈於潰血之癰臣僕之竊伺慘於穴隙之盜賁育之不戒則童子之不能抗魯雞之不期則蜀雞之不支吏民之

微弱誠有大可憂也試摭前事以言之曹參不擾獄丙吉不按贓吏

人情不可使無所顧

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所顧也小人而無所顧則其心也不忸怩於為惡而安於犯天下之不義忿戾而不可解而無復冀君子之恕已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惡者不可太明是非為是姑息也將猶有以全之也古之用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豈以為不可遏且

追耶益窮而追之則示之無生意以厚其毒圍而過之乃所以決其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豈惟用兵君子之治人亦烏可使之厚其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哉昔者秦穆公赦盜馬者三百人而又飲之以酒韓之戰出穆公於難者皆盜馬者也子孔為載書而國人弗順將誅之子産焚書而鄭衆以定夫盜不可縱也而飲之則慫惡書以治衆也而焚之則政替然則秦鄭賴焉何也葢負不宥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蘊欲逞之怒者服不爭之

化彼小人之為姦也亦非不知負天下不美之名而又有以來君子之所不赦也唯自知其負天下不美之名故赦之則猶有所愧暴之則不自惜知君子之不赦已故寛之則庶幾於自新急之則竟其自絶之志為君子者不能少忍以徐伺其變而乃鍛鍊維策之以捻其頑則小人之無所顧也其罪豈專於小人哉亦君子者成之也

為治當權利害輕重

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賢君之治天下而
或至於易業變常者亦權其利害之輕重而已是故緹
縈納身以贖父罪文帝為之變治王縉削爵以請兄肅
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悅女子
輔臣之意哉葢子弟之願獲伸則孝弟之風浸廣忠順
之俗始成撓不刊之典而可以成忠順之俗廣孝弟之
風其利害孰輕而孰重耶
遇鄉人之長者則必俯伏而拜之長者仇其父則抜刄

而追之輕重先後之序不得不然也

理在人心隨寓而見

忠義 孝廉 勇畧

理之在人心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彙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芬其臭雖有萬不同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人心遇親則為孝遇君則為忠遇朋友則為義遇寇讐則為勇隨一事則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

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自古號為知人者則亦因其一善而推之是以見其孝而信其忠聞其義而知其勇呂夷簡薦徐晦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太宗之托李勣曰公往不負李密肯負朕乎誠以忠孝一根義勇一源未有能孝而不能忠能勇而不能義孔門之中曾參閔子騫以孝名彼其得名豈不能為忠為勇乎三聖之中伯夷以清名彼其易時豈不能為任為和乎

八面鋒卷十一

八面鋒卷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人之才有幸有不幸

人之言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是説然矣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於新室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徇時者果通乎宣帝好刑名而黄霸以寛平見用武后好酷吏而徐有功以仁恕

見賢忤時者果窮乎葢嘗論之人才之在天下其於遭時遇主葢有幸有不幸未可以是而論其能否定其賢不肖也人皆謂虎圈嗇夫利口喋喋所以不見用於文帝不知陳平錢穀決獄之對其去於嗇夫幾何也嗇夫以能對見沮陳平以能對見善非有幸有不幸歟人皆謂周亞夫剛勁不屈故不得為少主之臣不知周昌之木強而傅趙王其異於亞夫幾何也亞夫以不屈見誅周昌以不屈見用非有幸有不幸歟

聖人以無私而成其私

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夫欲翕而固張欲取而固與欲其不遺而先之以仁欲其不後而先之以義自衆人觀之其愛人利物宜若不知所以為其已之私矣而天下卒不能忘之依依切切常有戀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上雖甚勞而不辭嘗讀噫嘻之詩觀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

使之先私而後公也而治田者乃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固使之先其私而民固樂於先其公讀七月之詩見其所謂田畯者公子者出入阡陌勞来勸相至則與之同至歸則與之同歸無一念之不在於民卒也載玄載黃為公子裳取彼狐狸為公子裘績以為已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為已裘而公子則以狐狸我不敢自愛其身而民卒不敢忘其愛於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古之君臣以其無私而成其私大抵若此三

代以還爲人上者無高見遠識知有已而不知有人求以直遂其所欲而卒得其所不欲不知夫不自愛者乃所謂不忘其已也

先其大者則小者服

四馬之於車也奔走疾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邪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

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玉帛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然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非不給矣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所從起故聖人本法而明術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

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悅矣武王非徒知尊禮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

天下之弊起於相仍

吏風　民俗　兵政

天下之弊常相仍而無窮善去弊者則亦探其害之所由生而窮其病之所由起故革一害則百害為之皆除治一病則百病為之皆愈不善去弊者不沿其源不尋其根既欲革此又欲革彼既欲治其一又欲治其二用力愈勞而其弊終不可得而去且天下之弊未易以悉數也以吏風言之則有奔競有茍且有怠惰有喜事而邀功以民俗言之則有兼幷有末作有侈靡有寇竊而亡耻然要之民俗之弊雖紛紛而不一而其端大抵出

於奔競自夫人之奔競也而後人臣以位為寄以職為方而苟且生急於其私緩於其公而怠惰生以建立為能以安靜為鈍而喜事邀功生然則欲革吏之弊豈必舉數者而盡革之乎抑其奔競足矣自夫人之兼并也而後富益富貧益貧而末作生阡陌閭里而侈靡生飢寒切於其中財貨動於其外而寇竊亡恥生然則欲革民之弊豈必舉數者而盡革之乎抑其兼并足矣

不可以一節而棄士

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節之不善而見棄之也以一節不善而棄天下之才則世無全人矣孔子不以管仲之非禮而廢其仁孟子不以柳下惠之不恭而貶其和自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苟非下愚不可移之資則其所為必有是非當否不以不善掩其善此聖人取舍之政以為法於後世人主翕受敷施當何法哉於人之罪無所忌天下所以叛楚一開人過終身不忘管仲知鮑叔不可以為相周書曰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葢昔者嘗竊歎唐八司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劉禹錫柳宗元其所以緼藏葢百分未試其一故其陵厲軒軒之氣雖幽深憔瘁之中猶自見於文章議論而不沒其精華果鋭盤屈而抵折不得已而暴露於荒州僻郡之間葢亦有大過人者而程异晩年復進則唐之財用遂以沛然此豈可以一節之不善而遂終棄之耶

嘗讀洪範之書以為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寛厚而不

苟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見於此何者有猷者有謀畧者有為者有膽力者也有守者有志節者也此不可以不念也故曰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雖然有謀畧者或至於詐而不能正有膽力者或至於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權葢非天下之中道矣然而苟未麗於惡者亦不可不愛也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嗟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知

趙普之貪曹翰之横而包含覆蓋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自以為名臣自雍熙端拱以後用法愈詳責人愈容益蓋其弊至今有二一曰記其舊惡而不開其自新二曰録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

宰相得人則百官正

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一相不得其人則百官不得其正此本末源流之説也竊嘗觀之漢之治惟武宣號為得人唐之治惟貞觀開元最為可喜原其

所以致是治者人或未之知也武帝之時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奉使則張騫蘇武一時茂異莫不各稱其任孝宣承統潁川之黄霸渤海之龔遂膠東之王成南陽之名信臣一時之選莫不各當其職此豈武宣之時自爾哉當時之相有以化之也公孫弘為丞相石慶為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兒寛為御史大夫武帝之相也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此宣帝之

相也馬周以剴切言事李大亮表使者求鷹戴胄以犯顔極諫崔仁師以治獄主恕一時名臣皆有可采開元之初不受金人如杜暹才鑒詳平如張九齡願效萬一如張嘉貞惓惓事職如源乾曜一時羣英皆有可取此豈貞觀開元之時自爾哉當時之相有以化之也魏徵為相房玄齡又繼之玄齡為相杜如晦又繼之此貞觀之相也姚崇為相宋璟又繼之宋璟為相韓休又繼之此開元之相也當時諸公在朝謀斷有餘守成享治而欲

百官不相率而為善者亦不可得也

因事而納君於善道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而人臣之善諫其君者則每因事而納之於善焉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琊是問也景公之失也而晏子不拒焉乃因以省耕省斂之説而告之則是景公於遊觀之中而有賑民之實矣齊宣王言於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是言也宣王之失也而孟子不卻

焉乃因以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之説而告之則是宣王於好貨之中而有足民之實矣不拒其遊觀而因誘之以賑民不卻其好貨而因誘之以足民彼之説不廢吾之説自行於其間其名曰順君其實則諫君古之人因事而諫君於善大抵如此吾嘗怪魯隱公矢魚之行而臧僖伯之不善諫其説以為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夫隱公之志不可回則僖伯之諫決不可入孰若姑從其行而告之以不可徒行

之意則在公為易從在吾為易入又焉用絶其嗜好而欲獨行吾之說哉君子曰臧僖伯之諫矢魚不如晏子之不諫遊觀孟子之不諫好貨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通之術即二子之術也太宗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固見之矣帝泣為毁觀徵之術亦二子之術也離宮之遊不

必卻而因使之獻宗廟層觀之登不必諫而因使之念獻陵不逆乎君之志不廢乎吾之説也雍按通叔孫通事出本傳

事變常出於所不憂

結人心　正紀綱　備患

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不憂也嵡嘗以漢事觀之方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

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絶而不救者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

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是言之治亂存亡之勢如長江大

河日夜推移而莫知其終窮故夫聖人之為天下不恃吾有盡變而有無變之道仁義以本之紀綱法度以維持之深恩厚澤以培養之安居無事之時深感固結斯民之心於法令之外使其子孫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不遽以陵遲者如斯而已至於詳禁而曲説形索而計取聖人所不為也雖然物莫不有所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間而一物之微先

見其幾彼天下之變雖無常而英雄桀猾之狀雖無盡然其形之所兆其端之所萌亦豈無有先見之者邪是故諸侯之逼鼂錯能言之匈奴之彊賈誼能言之王氏擅命之漸劉向能言之惜乎漢世人主不能陰察黙窺銷患於未然弭禍於無形耳

為天下者使後可繼

立法　理財　尚質

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

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彼治天下者不止為一朝一夕之計固將為子孫萬世之計也為萬世之計而於力於財於情皆使之不可繼則今日盡之將如來日何今歲盡之將如來歲何今世盡之將如來世何是以聖人非不知閒架之稅足以盡榷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餘財非不知閭左之戍足以盡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餘力非不知鉤距之術足以盡擿天下之詐而每使之有餘情其去彼取此者終不以一時之快而易萬世之害

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可謂不敢輕糜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敢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賜以金錢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而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及至武帝好大而心勞功多而志廣材智勇敢之臣與時俱奮桑弘羊之徒筭舟車告緡錢以罔天下之財其心以文帝之所不敢取自我始

取之也衛青之徒絶大漠開朔方以竭天下之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擧自我始擧之也張湯之徒窮根柢究黨與以盡天下之情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察自我始察之也取文帝之所不能取擧文帝之所不能擧察文帝之所不能察則弘羊張湯衛青之屬果勝文帝耶

此段内自於力於財以下至於下段世之議者舊本誤在后卷首篇方内人寧靡有兵革之下謹刋正於此

聖人之治天下其才非不足以立其志非不足以慮也然每遲焉若畏闕焉若偷而弗自以為愧者葢法不可

以極其弊而其弊常生於積美之後吾力足以成之矣足以備之矣而畢取焉以爲名則風俗變而巧日愈滋弊日愈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已之快而後人之無繼者聖人不爲也以及後人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也已矣大抵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近質者可措其未施之實智而盡巧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聖人之治亦難

乎其無餘智也

焚林而田非不得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

八面鋒卷十二

八面鋒卷十三

宋 陳傅良 撰

善治者無赫赫之功

勸農桑　求實用　去文飾　戒好異

談龍肝誇鳳髓足以駭人之聽矣至於濟飢則曾不如菽粟之有益也陳黼黻耀文繡足以駭人之目矣至於禦寒則曽不如布帛之有效也嘉唐虞而樂商周登泰

山而禪梁父足以動人之觀聽矣至於論治則不如清淨淵默之有得也自昔聖人循循焉以忠厚化天下初無非常可喜之功而天下之人陰受其利而不自知後世好大喜功之主以為聖人之為不足使人聳動而傾聽於是變循循而為赫赫棄天下之所常行而駭斯人之所未嘗見奮乎百歲寂寞無聞之中而欲遠過乎五帝三王之上頌聲滿天地貴名耀日月亦可謂一時之盛事矣噫夫名之盛實之衰也觀美之日隆而大本之

日忘華藻之日益道德之日薄也天下有至當之理天下莫能非後世莫能議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安用使人喜談而樂道哉漢之文帝攘却不如武中興不如宣二十三年之間農桑之外無異説粟帛之外無奇貢嘗試取其紀而讀之崇力田之科下勸農之詔不若富民之有侯搜粟之有尉也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不若登單于之臺封狼居之山也法令之苟且禮文之有闕不若改正朔而易服色興禮樂

而修郊祀也宮室不增益帷帳無文繡不若建神明通天之臺而備千乘萬騎之駕汎沙棠木蘭之舟而設魚龍曼衍之戲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者文帝富庶之效至於貫朽粟陳家給人足而武帝則海內虛耗矣文帝治安之效至於方內人寧靡有兵革而武帝則暴骨千里矣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則與夫窮治刻骨者有間矣黎民醇厚重於犯法則與夫姦軌不勝者不侔矣夫文帝之治初若武帝之所不足為武帝之治終若文

帝之所不能為而算計見效文帝之化可以幾三王而後世之言孝武者至以秦皇而匹之信哉彰彰之不如默默嚧嚧之不如循循至當之理無可喜之功而常行之事有必至之效也

天下之弊自上啓之

抑奔競　獎廉退　外任　限年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莫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莫廉也朝有所求莫無所求也一兎走野百人逐之積兎

在市過而不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後則已定也切嘗因是而論天下之士其所以在上古而靜退在後世而奔競者豈性情之頓異也亦上古之爵禄不可求而後世之爵禄可求也上古之爵禄皆有定而後世之爵禄皆無定也唐虞三代之時禮樂脩明風俗醇厚凡為士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如此其峻也三十而仕五十而爵進如此其迂也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仕如此其艱也不傳贄為臣不敢見於諸侯分如此其

嚴也然處之甚安守之甚固無滯淹之嘆無僥倖之心是豈有法制以驅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嘗啓奔競之門而已葢當是時持黜降以佐天子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公心而臨公選材適當其位而無毫髮之浮位適當其材而無毫髮之過材之外無餘位位之外無餘材天下之士道德苟充爵禄自至初無求於上之人則巍巍廊廟殆為無求之地矣故巧者無所用其智貴者無所用其權詐者無所用其謀謟者無所用其佞於斯時也

雖求奔競之名猶不可得況有所謂奔競之禁乎後世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禄輕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風成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為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馬權在於妃主則為之邑司權在於貴戚則為之主事高爵重禄如取如攜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之調者有之三世不徙官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競乎誘之於上而欲禁之於下誘之於此而

欲禁之於彼是猶乞醯而却蚋聚羶而去蟻雖刀鋸日

被亦有所不勝矣

人君求治不可太銳

足國用　裕民力　革吏弊　核軍實

古之善為天下者未嘗為苟且之説速成之計以求治於朝夕也彊力奮發以為之至誠無息以持之其初雖若迂闊而難就澶漫而難立而其終必將有所觀漢唐以來號為善治之君者漢一文帝唐一太宗竊觀文帝

即位之初公私之情尤可哀痛矯僞告訐之風尚未知教賈誼上太息痛哭之書勸之紛更文帝則體吾之恭儉紓遲以待之寛厚以撫之而未暇於紛更也末年海内富庶興於禮義黎民醇厚幾致刑措者則文帝有以緩之也太宗即位之初闗中旱蝗户口未盡復大亂之後難治盜賊未息封倫進刑名雜伯之說以求近效太宗則行吾之仁義持之不變為之益力而不求乎近效終於斗米三錢行不齎糧夜户不閉嵗斷死罪二十九

則太宗有以緩之也葢恭儉仁義乃其為治之地而行之以久者乃其所以致效若夫武帝則不然不施仁義而切切於慕唐虞其求治固甚鋭也公孫弘進朞年尚遲之説以誘之而武帝之心益荒卒之海内虚耗悔無可及而唐虞之治益遠文宗則又不然不得治本而急於致太平其責治何太早也李石進日久月長之説以堅之而帝之意已倦卒之開成之治日不逮前而太平之功益難吁朝為賈而夕兾巨萬之獲耕者未卒歲

而乃求箱倉之積為治不能遲之以歳月而乃惑於苟且之説速成之計吾固知武帝文宗之治戛戛乎其無驗也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嘗苦其難信然其器終身而不隳鄰之陶者直才數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壞愚之所見得無類是乎

從事其小而忘其大

節用　愛民　用兵　省官

為國者不可從事於其小而忘其大者也天下之事小

者固不可以不究心也然必究心於其大而後及其小則所行為得體拘拘於其小者而大者未嘗過而問吾恐其小者之所得不足以補其大者之所損矣民之生固不可傷也世之人君知民生之不可傷則不過重於刑而已至於窮兵黷武之事則快心為之而不恤是豈真能不傷民也耶國之用固不可以不節也世之人君知國用之所當節則不過儉於服色之末而已至於濫官冗兵之費則視以為常而不恠是豈真能不傷財也

耶梁武帝號為恭儉一冠三載一衾三年食一瓜為十數種治一菜為十數味則帝非不儉也然廣造塔廟窮極土木吾恐武帝之儉儉於小者也此省費息民所以不能禁賀琛之言唐太宗以人命至重每決死囚則五覆奏下諸州則三覆奏太常不舉樂尚食徹酒肉則帝非不愛民也然頻歲東征委民鋒鏑吾恐太宗之愛愛其小者也此無罪之士肝腦塗地所以不能已玄齡之諫

昔者讀詩至於魏國風見其以葛屨而履霜以園桃而充殽其迫於貧瘠而安於儉陋也亦甚矣然攷伐檀之詩則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夫國家之重費莫大於爵祿之及人今魏乃不節無功之祿而區區然計服食之末是其儉豈得為中禮耶詩人疾而刺之以為儉嗇褊急而附伐檀於魏國風之末其意深矣

三年之服不能行而緦麻小功之喪則致其察放飯流歠不能知而齒決之禮則致其問

漢武帝有意於慕古然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帝之所自知也而任用張趙窮治刻骨齊襄公復九世之讐帝一見之則快心胡越用師三十餘年豈非從事其小而忘其大乎

為治當先立其在我

厚風俗　革士風　裕民　益户口　暢武威

用兵

執疑似之謀以求治者必無一定之説懐遷就之心以

致治者必無可致之功自中古以還欲治之主誰不欲措斯世於帝王之盛然每旰食而焦勞臨朝而太息切切焉憂治道之愈邈何也天下之事惟不可與泛然者言之也説固一定於此與泛然者言之則疑似足以惑人之聽治固可至於此而泛然者為之則遷就足以變人之心故夫人君之治天下則亦當先為之立其在我而已漢文帝恭儉之説是文帝在我者之先立也文帝惟立是説於胷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變是故陳武建

征伐之議害恭儉者也帝則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易之說疵恭儉者也帝則曰未遑也郡國有秉傳之姦而帝不問侯王有僭擬之罪而帝不誅治效益邈而帝之恭儉益固卒之海内富庶興於禮義則吾前日恭儉之致也由是觀之文帝之恭儉非泛然者唐太宗仁義之說是太宗在我者之先立也太宗惟立是說於胷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變是故封倫進刑罰之說反仁義者也則卻之而不顧權萬紀獻言利之策敗仁義者

也則斥之而不用術不以御臣下而待以誠法不以止盜而撫以仁治不加進而帝之仁義益力未幾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則吾前日仁義之致也太宗之仁義非汎然而無所就者也古之善致天下之治者其不敢以輕心處之而堅其在我以安其自成者益如此議論不出於已而出於人則沒世無成說道學不得於已而得於人則終身無特見謀畫不斷於已而斷於人則百計無成功天下之事固不可無所立於此也不立於已而

信於人輕聽其説而嘗試之未有不敗事者嗟夫適千里者不先聚糧而假貸於塗之人治病不得其所當用之藥而百品皆試於徼倖一物之中天下固有是理哉漢初之治與民休息其言治者曰貴清淨及其弊而欲振之也則曰漢家自有制度而其佐治者則曰奉行故事是漢人之先立先定而逆為數十百年之計者也至其間條目類例不可預決隨治而隨新之以備漢之治者雖日計之不害也唐初之治曰行仁義其言治者曰

帝王之道顧所行及其獘而欲振之也則曰剛明果決而其議於後者則曰先自治是唐人之先立先定而逆為數十百年之計者也至其間條目類例不可預決隨治而隨新之以備唐之治者雖日計之亦不害也大抵大而要者逆定於數十百年之上小而詳者毛舉於日月歲時之漸正如高帝之造國大計已定然後徐起而應百出之態如韓信耿弇之用兵先慮已決然後徐起而趨其倉卒之會雍案高帝下恐漏光武二字

高帝吾亦欲東　光武天下郡國如是

韓信北舉燕趙　耿弇北發漁陽

為治不可以有所懲

寛猛　文質　乏財　用人

天下之事不可以有所懲也有所懲則必有所偏故方其懲之也惟恐其弊之復見也懲之而至於偏則偏之弊生而無以異於其所懲者矣昔者周之衰也齊楚三晉之強綿地數千里外重内輕而王室遂不振秦人懲

其弊也於是收天下而郡縣之墮名城銷鋒鏑聚天下之兵於咸陽以重其内而其弊也匹夫横行而莫之禁郡縣之吏熟視而莫敢誰何而秦遂以不祀漢興又懲秦孤立之弊故封同姓以填天下大啓九國分王子弟而天子所有纔十五郡當是時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未幾而七國生變幾於危漢之宗社文景武宣以來又懲之損抑諸侯减黜其官惟得衣食租税不為士民所尊然中外殫敝本末俱弱而姦人無所忌憚而

漢遂以亡凡天下之弊懲之則未嘗無所偏既偏矣則其害未嘗不甚於所懲惟治亦然西漢尚寛厚懲秦之暴虐也然寛厚不已其弊必至於軟熟委靡大盜移國而莫之抗東漢尚名節懲前日之委靡也然名節不已其弊遂至於矯激卓異而為黨錮之禍嗚呼事之不可有所懲也如此世之人主每不慮其所終不稽其所弊矯枉而過於正懲寛而至於嚴快意甘心卒以蹈其後日之悔其亦不思甚也夫天下之勢其狀如長江大河

日夜推移相激而不知止而夫人又從而導之則天下之變吾固未知其所終也

天下之亂未嘗不激於其所偏而報於其所矯也偏則矯矯則亂亂則其勢又不能以不偏是以天下之勢一軒一輊隨所矯枉而禍亂倚伏於其間反覆去來無有窮已如庸醫之用藥病在於熱則用極天下之寒劑以下之藥之寒為病也則復以金石酷烈之法以反之寒已而熱藥之病復作矣蓋不知和扁之術不弛藥以養

疾亦不為過則以激疾使復其中和之常而已故夫備天下之理以措天下之事則平正而不偏矯枉而不失乎中懲亂而不急於治遵乎禮義之安而無反側蹈乎中庸之節而不作好惡夫是以天下之弊常若持衡而禍患泯於無形葢惟知道之君子惟能識之履道之君子惟能道之而智察於一隅者禍每伏於所察權用於矯枉者亂每伏於所矯天下後世之所以多事而常有智權不足之歎夫豈知其所不足者非智權也哉

懲羹者吹虀懲噎者廢食唐自興元反斾之後乞糯剔帶之事一懲則聚斂之科始亟而事始暴矣

八面鋒一書宋嘗有板刻第云永嘉先生而不著其氏名攷之宋陳傅良君舉葉適正則當時皆稱永嘉先生相傳此為君舉所撰或曰葉氏為之今觀其間多君舉平日之語其為陳氏無疑也山東僉憲袁公大倫嘗以監察御史出按吳中偶獲其本謂有益於場屋之士手授吳江

令劉侯濟民侯俾儒士盧雍校其譌繆捐俸刻之宋南渡後經學之盛以永嘉為首穆每覽陳氏論議未嘗不嘆其高妙以為文人之雄如是書者誠天下之竒寳學者誦習玩味挾之文戰所謂千萬人吾往孰敢犯其鋒邪穆辱袁公之知而侯為同年進士故識刻之歲月以見是書之行袁公與侯之功也弘治癸亥七月十日吳人都穆記

八面鋒卷十三